

白话资治通鉴精选

第三册



目 录

资治通鉴第一卷至第五卷	(1)
资治通鉴第六卷至第一〇卷	(62)
资治通鉴第十一卷至第十五卷	(142)
资治通鉴第十六卷至第二〇卷	(208)
资治通鉴第二一卷至第二五卷	(261)
资治通鉴第二六卷至第三〇卷	(330)
资治通鉴第三一卷至第三五卷	(387)
资治通鉴第三六卷至第四〇卷	(408)
资治通鉴第四一卷至第四五卷	(468)
资治通鉴第四六卷至第五〇卷	(514)
资治通鉴第五一卷至第五五卷	(539)
资治通鉴第五六卷至第六〇卷	(585)
资治通鉴第六一卷至第六五卷	(660)
资治通鉴第六六卷至第七〇卷	(752)
资治通鉴第七一卷至第七五卷	(800)
资治通鉴第七六卷至第八〇卷	(813)
资治通鉴第八一卷至第八五卷	(835)
资治通鉴第八六卷至第九〇卷	(890)
资治通鉴第九一卷至第九五卷	(912)
资治通鉴第九六卷至第一百卷	(969)

资治通鉴第一〇一卷至第一〇五卷	(1013)
资治通鉴第一〇六卷至第一一〇卷	(1054)
资治通鉴第一一一卷至第一一五卷	(1077)
资治通鉴第一一六卷至第一二〇卷	(1126)
资治通鉴第一二一卷至第一二五卷	(1150)
资治通鉴第一二六卷至第一三二卷	(1187)
资治通鉴第一三三卷至第一三五卷	(1191)
资治通鉴第一三六卷至第一四〇卷	(1219)
资治通鉴第一四一卷至第一四五卷	(1248)
资治通鉴第一四六卷至第一五〇卷	(1296)
资治通鉴第一五一卷至第一五五卷	(1323)
资治通鉴第一五六卷至第一六〇卷	(1385)
资治通鉴第一六一卷至第一六五卷	(1442)
资治通鉴第一七一卷至第一七五卷	(1496)
资治通鉴第一七六卷至第一八〇卷	(1525)
资治通鉴第一八一卷至第一八五卷	(1576)
资治通鉴第一八六卷至第一九〇卷	(1641)
资治通鉴第一九一卷至第一九五卷	(1698)
资治通鉴第一九六卷至第一九九卷	(1734)
资治通鉴第二〇〇卷至第二〇五卷	(1771)
资治通鉴第二〇六卷至第二一〇卷	(1801)
资治通鉴第二一一卷至第二一五卷	(1835)
资治通鉴第二一六卷至第二二〇卷	(1848)
资治通鉴第二二一卷至第二二四卷	(1924)
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至第二二八卷	(1946)
资治通鉴第二二九卷至第二三〇卷	(1994)
资治通鉴第二三一卷至第二三九卷	(2015)
资治通鉴第二四〇卷至第二四四卷	(2039)

资治通鉴第二四五卷至第二五〇卷	(2049)
资治通鉴第二五一卷至第二五五卷	(2071)
资治通鉴第二五六卷至第二六〇卷	(2136)
资治通鉴第二六一卷至第二六五卷	(2185)
资治通鉴第二六六卷至第二七〇卷	(2234)
资治通鉴第二七一卷至第二七四卷	(2259)
资治通鉴第二七五卷至第二七九卷	(2300)
资治通鉴第二八〇卷至第二八五卷	(2314)
资治通鉴第二八六卷至第二八九卷	(2340)
资治通鉴第二九〇卷至第二九四卷	(2376)

资治通鉴第一三三卷至第一三五卷

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公元471年）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从小就聪明睿智，刚毅果断，爱好黄老之学和佛学，每次接见朝廷官员及和尚僧侣，共同谈玄论理，对世俗的荣华富贵，非常淡泊鄙薄，时常有离家修行的想法。认为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拓跋子推沉稳文雅仁厚，一向有较高的声誉，打算把帝位禅让给他。当时，太尉源贺率各军驻防在漠南，献文帝迅速传召他回京。源贺抵达时，正举行公卿会议，没有一个人敢先发言。任城王拓跋云是拓跋子推的弟弟，他说：“陛下正逢太平盛世，君临四海，怎么可以对上违背祖宗，对下抛弃人民。而且父子相传，由来已久。陛下一定要放弃尘世上的俗务，那么皇太子理应继承大统。天下是祖先的天下，陛下如果把朝廷授予旁支，恐怕不是明圣祖先的本意，将要引起奸人的作乱之心，这是祸福的源头，不可不格外谨慎。”源贺说：“陛下现在打算禅位给皇叔，臣深恐扰乱皇家祖庙祭祀的顺序，后世将讥讽我们逆祀。请三思任城王之言。”东阳公拓跋丕等说：“皇太子虽然神圣恩德早已显彰，但年龄实在太小，而陛下正当壮年，刚开始亲自主持朝政，为何只顾独善其身，不把天下放在心上？如果那样，皇家祖庙将怎么办，亿万人民将怎么办！”尚书陆馥说：“陛下若舍弃太子，传位亲王，我宁可在金銮殿上自刎，也不敢奉诏。”献文帝勃

然大怒，脸色顿变，转过头问宦官选部尚书酒泉人赵黑，赵黑说：“臣以死效忠皇太子，不知其他。”献文帝听了，沉默不语。这一年，皇太子拓跋宏仅仅五岁。献文帝因他年纪太小，所以准备传位给拓跋子推。中书令高允说：“臣不敢多言，愿陛下不忘祖先托付之重，而追念周公辅佐幼主成王的故事。”献文帝说：“那么，让皇太子登基，由各位辅佐，有何不可！”又说：“陆馛是忠直之臣，一定能扶保我的儿子。”便任命陆馛为太保，与源贺一同持节，把皇帝的玉玺呈献给皇太子拓跋宏。丙午（二十日），高祖孝文帝即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延兴。

孝文帝从小就感情丰富。两年前，献文帝身上长疮，孝文帝亲自用嘴为父亲吮脓。等到接受父亲的禅让，悲痛哭泣，不能自胜。献文帝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接替父亲的位置，内心如同刀割。”

丁未（二十一日），献文帝下诏说：“朕向往太古生活，志向恬淡，不图名利，特命太子升为皇帝，朕只求悠闲自得，修身养性。”

宋明帝泰豫元年（壬子，公元472年）

刘宋明帝病情加重，考虑到死后，皇后王贞风将临朝主政，而她的哥哥江安侯王景文以国舅的势力非当宰相不可，王氏家族强大，可能会有篡位的想法。己未（初七），明帝派人送毒药给王景文，命他自杀，亲写诏书说：“我与你多年交往，为了保全王家一门，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使节到达时，王景文正与客人下围棋，打开封套看罢，放到棋盘下，神色不变，正想着与客人打劫。一盘棋下完，把棋子收到盒内，王景文慢慢地说：“接到圣旨，命我自尽。”这才把明帝的亲笔诏书拿给客人看。中直兵焦度、赵智略非常愤怒，说：“大丈夫怎么能坐以待毙，州中文武官员数百人，足可以一拼。”王景文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如果要想帮助我，应

当为我家男女老少一百余口想一想！”于是写奏章回答明帝，引罪自责，饮药身亡。明帝下诏追赠王景文为开府仪同三司。

己亥（十七日），宋明帝病危，任命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又命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加授中领军刘劭为右仆射。下诏指定褚渊、刘劭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同时接受托孤遗命。褚渊与萧道成的关系一向十分亲密，就把萧道成推荐给明帝，明帝再下诏，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兼卫尉，与袁粲等共同掌管朝廷大事。当晚，明帝去世。庚子（十八日），太子刘昱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此时苍梧王刘昱年仅十岁。袁粲、褚渊主持朝政，在明帝奢侈糜烂的生活之后，力求节俭，想革除积弊。但是，阮佃夫、王道隆等人依然掌权，贿赂公行，袁粲、褚渊无力禁止。

右军将军王道隆因为蔡兴宗刚强正直而不愿意让他扼守长江上游。闰七月，甲辰（二十四日），任命蔡兴宗为中书监，调任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蔡兴宗推辞中书监的官职不肯就任。王道隆每次拜访蔡兴宗，都缓步轻行到面前，不敢径自坐下来，很久才离开，蔡兴宗也不请他入座。

沈攸之自认为才能阻略过人，自从镇守夏口以来，暗中准备，有夺取政权的野心。等调任荆州，临走时把郢州的兵士战马以及精良武器，尽量携带同往。到荆州之后，借口讨伐蛮人，大肆动员境内人力，招兵买马，加强战斗训练，经常戒备，好像大敌当前一样。加重人民的田赋捐税以制造武器铠甲，原来应向朝廷缴纳的军用物资一律留下，不再缴纳。养战马多到二千多匹，制造船舰近一千艘，粮仓，钱库都十分充实。读书人、旅客和商人经过荆州的，大多被留下不放。各地的亡命之徒投奔荆州的都受到庇护藏匿。自己的部属中如果有人逃亡，无论逃到哪里，都穷追不舍，一定要逮捕到手才停止。各项措施全都独断专行，不再使用朝廷的名义。朝廷怀疑他但又有所忌惮。沈攸之为政刻薄凶暴，

有时甚至鞭打士大夫，对高级僚属以下的官吏，往往当面就诟骂侮辱。然而，沈攸之做事精明，别人不敢欺骗他。荆州境内，盗贼不敢轻举妄动，百姓夜不闭户。

宋苍梧王元徽元年（癸丑，公元 473 年）

（二月），桂阳王刘休范一向平凡庸俗，口舌木讷，愚昧无知，兄弟们都瞧不起他，社会上也没有人称赞他。所以，明帝对亲骨肉屠杀时，他得以幸免。太子刘昱即位时，年纪还幼小，寒门平民出身的官员主持朝政，左右亲近掌握大权。刘休范自认为无论是地位尊贵还是皇家血统，都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应该到朝廷担任宰相。意愿未得实现，就异常怨恨，不能自制。典签、新蔡人许公舆做他的主要谋士，教刘休范礼贤下士，广交朋友，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于是，无论远近，有许多人前来投奔，一年之中集结的人数以万计，并收养勇士，制造武器，朝廷察觉刘休范行为异常，怀有二心，因此也暗中戒备。此时，正赶上夏口无人镇守，朝廷认为那里位居寻阳上游，打算派亲信去镇守。二月，乙亥（二十八日），任命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刘燮才四岁，任命黄门郎王奂为长史，代理府州事，配备雄厚的军事物资和兵力，镇守夏口，又唯恐刘燮等经过寻阳时被刘休范强行劫留，便让他们绕过寻阳，从太湖小路前往。刘休范得知后，勃然大怒，和许公舆密谋袭击建康。他上疏朝廷，要求整修城池，但背地里却把很多筑城用的木板储藏起来。

宋苍梧王元徽二年（甲寅，公元 474 年）

夏季，五月，壬午（十二日），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抗朝廷。掠夺百姓船只，让军队各部根据实力申报所需数量，发给他们木板，依照规格装配船只，数日之间就办理完毕。丙戌（十六日），刘休范率军两万人，骑兵五百人，从寻阳出发，昼夜不停地前进。

写信给朝廷各位执政官员，宣称：“杨运长、王道隆蛊惑蒙蔽先帝，使建安、巴陵二位诸侯王无罪被杀，请逮捕这两个奸臣，用来向冤魂谢罪。”

庚寅（二十日），大雷戍主杜道欣飞驰东下，报告事变，朝廷惶恐震惊。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领军刘劭、仆射刘乘、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在中书省紧急集会，商讨对策，没有人肯先发言。萧道成说：“过去，凡是长江上游发动的叛乱，都因为行动迟缓导致失败，刘休范一定吸取前人的教训，率轻装部队急流东下，乘我们没有防备而突然袭击。当今应变的策略，是不派军到远处出征，因为只要一支军队被击败，军心就会大受沮丧。我们应该驻兵新亭、白下，坚守宫城、东府、石头，等待贼寇攻击。他们一支孤军千里而来，粮秣供应不上，求战不得，自然就会瓦解。我请求驻防新亭，首先抵挡叛军的前锋，张永驻守日下，刘劭驻扎宣阳门指挥各军。其他各位官员，可安坐殿中，不必争着出来，我一定能够击破贼寇。”于是，索取笔墨，写下记录，大家全都签名同意。孙千龄秘密与刘休范通谋，唯有他反对，说：“应该按照过去的办法，派军据守梁山。”萧道成严肃地说：“贼寇已逼近梁山，我们派军怎么能赶到！新亭是必争之地，我打算以死报效国家罢了。平时我可以委曲求全，听你的意见，今天不行！”大家散会离座，萧道成回头看刘劭，说：“刘领军已经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不可变更！”袁粲听到消息，让人扶着来到殿中。当天，朝廷内外戒严。

萧道成率领前锋军进驻新亭，张永进驻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守石头，袁粲、褚渊进驻宫城，加强防卫。时间紧迫，来不及点发武器，只好打开南北两个大军械库，由将士自己随意挑选。

萧道成抵达新亭，开始修筑工事，没有完成，辛卯（二十一

日)，刘休范前锋军已到达新林，萧道成脱衣大睡，以安定军心。他从容不迫地拿出白虎幡，登上西城墙，派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率舰队迎战刘休范，对叛军颇有杀伤。壬辰（二十二日），刘休范自新林登岸，他的部将丁文豪请求刘休范直接攻打台城，刘休范不同意，另派丁文豪手下其他将领攻打台城，而自己率大军攻击新亭萧道成的营垒。萧道成率军拼全力抵抗，从上午巳时苦战到午时，叛军攻势越来越猛，官军渐难支持，部众全都惊骇失色。萧道成说：“贼寇虽然多，可是杂乱无章，不久我们就会把他们击败。”

刘休范身穿白色便服，坐着两人抬的轻便小轿，亲自登上新亭南面的临沧观，身边仅带着数十名卫士。官军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商量向刘休范诈降，以便偷袭他。黄回对张敬儿说：“你可以取刘休范的性命，我曾发誓绝不诛杀诸侯王！”张敬儿把这个打算报告萧道成，萧道成说：“如果你能够成功，就把本州赏赐给你。”张敬儿便与黄回出城南下，放下武器，边跑边大喊投降。刘休范大喜，把二人叫到轿旁，黄回假装传达萧道成的秘密旨意，刘休范信以为真，把两个儿子刘德宣、刘德嗣，送给萧道成作为人质。两个儿子一到，萧道成立即把他们斩首。刘休范把黄回、张敬儿留在身边，他的亲信李恒、钟爽都加以劝阻，刘休范不听。这时刘休范每天饮酒，黄回看到刘休范没有防备，便向张敬儿使一个眼色，张敬儿抽出刘休范的防身佩刀，砍下刘休范的人头，侍卫人员惊慌逃窜，张敬儿骑马飞奔，带着刘休范的人头跑回新亭。

萧道成派队主陈灵宝把刘休范的人头送回宫城。陈灵宝途中遇到刘休范的军队，一时情急，就把刘休范的人头扔到路边的水沟里，脱身抵达宫城，大声高喊：“乱事已平！”可是没有刘休范的人头做证，大家对此都不相信。刘休范的将士也不知道主帅已死，将领杜黑驪对新亭发动攻击，越攻越猛。萧道成在射堂，叛

军司空主簿萧惠朗率敢死队数十人，突破东门，直逼射堂。萧道成上马率部下奋战，萧惠朗这才退走，萧道成得以再次保住新亭城池。萧惠朗是萧惠开的弟弟；他的姐姐是刘休范的妃子；萧惠朗的哥哥、黄门朗萧惠明此时任萧道成的军副，驻防城中，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被怀疑。

萧道成与杜黑驪酣战，自午后一直战到次日天明，流箭飞石，始终不停。当天夜晚，天下起大雨，战鼓和呐喊声音互不相闻，将领士卒整天整夜不吃不睡，而军中马匹忽然夜惊，跑出马厩，满城乱跑。萧道成在指挥部手持蜡烛，正襟危坐，不断地厉声呵责，竟达四五次之多。

叛军将领丁文豪在皂荚桥击败官军，一直挺进到朱雀桁南。杜黑驪也舍弃新亭北上，到朱雀桁与丁文豪会师。朝廷右军将军王道隆率羽林禁卫军的精锐驻防在朱雀门内，看到形势危急，马上召驻守石头的鄱阳昭公刘劭增援。刘劭达到后，命令撤除朱雀桁，阻止叛军的攻击之势。王道隆大发雷霆，说：“贼兵到了，只应迎头痛击，怎么能撤除浮桥，先使自己居于劣势！”刘劭不敢顶撞，不再说什么。王道隆催促刘劭进攻，刘劭过朱雀桁南下，战败身亡。杜黑驪等叛军乘胜渡过秦淮河，王道隆弃军而逃，奔向台城，杜黑驪追击，杀了王道隆。黄门侍郎王蕴身负重伤，倒在御水河旁，幸而有人扶起他逃走，才保住性命。王蕴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于是，朝廷内外，人心受到很大震惊。民间到处传言说：“宫城已经陷落”。白下、石头驻军全都溃散，张永、沈怀明逃回。宫中又传言新亭也已陷落，皇太后王贞风握着小皇帝的手，哭泣说：“天下败落了！”

在此之前，月亮侵犯右执法星，太白金星侵犯上将星，有人劝刘劭辞职。刘劭说：“我扪心检讨我的行为，无愧天地神明，如果灾难一定要来，躲也躲不掉！”刘劭到了晚年，很追求高雅，建立林荫花园、修筑亭台楼阁，名叫东山，远离世俗杂务，遣散部

曲。萧道成劝告刘劭说：“将军接受先帝遗命，辅佐幼主，当此艰难的日子，却醉心于悠闲生活，翦除自己的羽翼，一旦发生大事，追悔莫及！”刘劭不以为然，果然战败而亡。

甲午（二十四日），抚军长史褚澄打开东府门，迎接叛军，拥戴安成王刘准占领东府，宣称桂阳王刘休范有令：“安成王本是我的儿子，不可侵犯。”褚澄是褚渊的弟弟。叛军将领杜黑驪一直挺进到杜姥宅。中书舍人孙千龄打开承明门出来投降，宫中和朝廷乱成一团。当时国库已经枯竭，皇太后、皇太妃把宫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器物都检剔出来，用作赏赐，无奈军士已经没有斗志。

不久，丁文豪部队得知刘休范已死的消息，稍稍后退打算解散。丁文豪厉声说：“难道我不能单独夺取天下！”许公舆诈称桂阳王刘休范没有死，正在新亭，官民恐惧困惑，纷纷奔往新亭，把萧道成的大营当成刘休范的大营，呈递求见的名片的人，多到数以千计。萧道成看到后，把名片都烧掉，登上北城门，对大家说：“刘休范父子昨天已经被杀，尸体抛在劳山南冈下。我是平南将军萧道成，诸位不妨看个仔细。名片都已被烧掉，不必担心害怕。”

萧道成派陈显达、张敬儿和辅师将军任农夫、马军主东平人周盘龙等率兵自石头渡过秦淮河，从承明门入宫保卫宫廷及朝廷各机构。袁粲对各将领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贼寇已逼到眼前，而人心离散，我受先帝托孤，不能安定国家，只有跟各位一道为国家效死。”穿上铠甲，跨上战马，准备冲出，陈显达等率军出战，与叛军展开激战，在杜姥宅大破杜黑驪，一支流箭射中陈显达的眼睛。丙申（二十六日），张敬儿等又在宣阳门大破叛军，杀了杜黑驪和丁文豪。乘胜攻克东府，叛党余孽全部平定。萧道成整顿大军，返抵建康。百姓夹道观看，说：“保全国家的就是这位将军啊！”萧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都上表引咎辞职，没有批准。丁酉（二十七日），解除戒严，宣布大赦。

六月，庚子（初一），擢升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充州

刺史，留守京师建康，并与袁粲、褚渊、刘秉轮流进宫值班，裁决政事，当时称四人为四贵。

乙酉（十六日），加授荆州刺史沈攸之为开府仪同三司，沈攸之坚决辞让。朝廷执政官员打算征召沈攸之回到京师，却不敢发布调令，于是以皇太后王贞风的名义派宦官前去对沈攸之说：“你长久在外辛劳，应该返回京师了。朝廷交付你的责任实在重要，并没有打算减轻之意。所以，进退与否，由你决定。”沈攸之说：“我这个人，不是国家栋梁之材，供职京师，非我能力所及。可是，让我去讨伐蛮族、反民，平定长江、汉水一带的叛乱，不敢推辞。这虽然是我自己提出的请求，但应去应留，仍俯首听候朝廷的安排。”这项调动才作罢。

宋苍梧王元徽三年（乙卯，公元475年）

中领军萧道成认为襄阳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张敬儿地位低微，又没有威望，不打算让他据守襄阳。但张敬儿不断请求，对萧道成说：“沈攸之在荆州，你知道他将来会干出什么勾当？不让我去形成内外夹攻的局势，恐怕对你并没有益处。”萧道成会心微笑，不再言语。三月，己巳（初四），朝廷任命骁骑将军张敬儿为统领雍、梁二州诸军事，兼雍州刺史。

沈攸之听到张敬儿西上的消息，害怕他来袭击，暗中戒备。张敬儿到任所之后，对沈攸之十分亲切尊敬，几乎一举一动，都向沈攸之请示，书信和礼物络绎不绝。沈攸之认为张敬儿一片真心，回报也十分丰厚。曾经几次建议两人一块出城打猎时在两州疆界上会晤。张敬儿回信说：“只要心在一起，形迹最好不要过于亲近。”沈攸之对张敬儿更加信任，而张敬儿得到沈攸之的隐密行动，都暗中报告萧道成。萧道成写信给沈攸之，问：“张敬儿调职的时候，你看由谁来接替合适？”沈攸之就让张敬儿过目，打算离间张敬儿与萧道成之间的感情。

宋苍梧王元徽四年（丙辰，公元 476 年）

（二月），戊寅（十九日），北魏任命征西大将军、安乐王拓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拓跋目辰为司徒，南部尚书李昕为司空。尊皇太后冯氏为太皇太后。冯太后再次摄政。冯太后生性聪慧，心思细密，读过书，会算术，通晓政事，衣着简单朴素，日用饮食要比过去的规定减省十分之七八，但生性猜忌残忍，工于权术。孝文帝拓跋宏对这位祖母皇太后至为孝顺，能够尽量使她高兴欢乐。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她决定，冯太后往往独断专行，所作决定不再告诉孝文帝。她所宠爱的宦官高平人王琚、安定人张祐和杞嶷、冯翊人王遇、略阳人苻承祖、高阳人王质都依仗冯太后的权势，在朝廷中掌权。张祐官至尚书左仆射，封新平王；王琚官至征南将军，封高平王；杞嶷等也都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刺史，封公爵、侯爵，赏赐钱财许多万，发给他们铁券，承诺对他们绝不处死。另外，太卜令姑臧人王睿受冯太后的宠幸，破格提拔，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封为太原公。秘书令李冲虽然以他的才华受到重用，也因为冯太后私人对他的宠爱，赏赐都多到无法计算。表面上，冯太后对众望所归的大臣东阳王拓跋丕、游明根等也都特别礼敬优厚。每次褒扬王睿等时，一定把拓跋丕等列入，表示并不出于私心。拓跋丕是烈帝拓跋翳槐的玄孙。李冲是李宝的儿子。

冯太后因为自己有淫乱行为，害怕别人对自己讥讽议论，官员言谈中只要有一句话被疑为是对她的讽刺，就立即诛杀。她所宠爱的左右侍从，即使有小小的过错，也一定鞭打，甚至打一百余鞭。可是，冯太后对人从不记仇，第二天仍然善待他们同平常一样，甚至有人被鞭打而更加富贵。所以左右虽受惩罚，但始终没有离心的。

宋顺帝升明元年（丁巳，公元477年）

当初，刘宋苍梧王刘昱当皇太子时，常常攀缘油漆过的帐竿，能爬到距地面一丈多的高处。他喜怒无常，侍从官员无法劝阻。明帝屡次让他的母亲陈太妃痛打他。刘昱即位后，对内害怕皇太后、皇太妃，对外害怕各位大臣，不敢放纵。可是自从行过加冠礼后，宫内宫外对他逐渐失去控制，于是，刘昱不断出宫游逛。最初出宫还有整齐的仪仗卫队。不久他便丢下随从车马，只带几个人，或跑到荒郊野外，或出入街头闹市。陈太妃每次乘坐青盖牛犊车尾随其后，监视、约束他，他便换乘轻装快马，一气奔跑一二十里，让太妃追赶不上。仪仗卫队也畏惧大祸临头，不敢追寻刘昱的去向，只好把部队驻扎在另外一个地方，远远眺望而已。

当初，明帝曾经把陈太妃赏赐给宠信的弄臣李道儿为妻，后来又把她迎接回去，生下了苍梧王。所以，刘昱每次改穿便服外出，就自称刘统，或自称李将军。经常穿短裤、短衫，无论军营、官府、街巷、田野，到处出入。有时夜晚投宿旅店，有时白天就睡在大路旁边，在下等人中间挤来挤去，跟他们做买卖，有时遭到怠慢侮辱也欣然接受。任何低贱的事情，像裁制衣服、制作帽子，只要看过一遍，就能够学会。他从来没有吹过篪，拿起来一吹，声音便合曲调。等到京口事变平息，刘昱骄纵横暴尤为严重，没有一天不出宫，不是晚上出去，凌晨回来，就是凌晨出去，晚上回来。随从人员手持短刀长矛，路上的行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狗、马、牛、驴，只要碰上，立即诛杀，无一幸免。百姓忧愁恐惧，店铺及行商全都停止经营，家家户户白天闭门，路上行人几乎绝迹。钳、锥、凿、锯不离刘昱左右，只要稍稍不合意，便顺手抓起凶器，当场杀人剖腹。一天不杀人就闷闷不乐。宫廷侍从和朝廷官员担忧惶恐，饮食作息都不能安稳。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密谋趁刘昱到江乘打野鸡之时，宣称奉皇太后命令，传唤仪仗卫队回京，关闭城门，派人逮捕刘昱，加以废黜，拥护

安成王刘准。但密谋泄漏，甲戌（五月二日），刘昱逮捕阮佃夫等，将他们斩首。

皇太后经常教训刘昱，刘昱很不高兴。正逢端午节，太后赏赐给刘昱一把羽毛扇，刘昱嫌它不够豪华，下令御医配制毒药，打算毒死太后。左右劝阻他说：“如果真的这样做，陛下便要当孝子守孝，怎么还能随意出入宫门玩耍游戏？”刘昱说：“你这话很有道理。”便打消了主意。

六月，甲戌（二十二日），有人上告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佃夫同谋。刘昱立即率领卫士，亲自突击三家，将三家人全部诛杀，砍断肢体，把肉一块块割下，连婴儿也不能幸免。沈勃当时正在家里守丧，卫队还没有到，刘昱挥刀独自一人冲在前面，沈勃知道不能避免，赤手空拳搏斗，猛击刘昱耳朵，唾骂道：“你的罪恶，超过桀、纣，死在眼前。”便被砍死。当天，下诏大赦。

一天，刘昱一直闯入领军府。当时天气炎热，萧道成正赤躺在那里睡觉。刘昱把萧道成叫醒，让他站在室内，在他肚子上画一个箭靶，自己拉紧了弓，就要发射。萧道成收起手版说：“老臣无罪。”左右侍卫王天恩说：“萧道成肚子大，是一个奇妙的箭靶，一箭射死，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箭靶了。不如改用圆骨箭头，多射几次。”刘昱就改用圆骨箭头。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他把弓扔到地上，得意地大笑，说：“这只手如何！”刘昱对萧道成的威名十分畏惧忌恨，曾亲自磨砺短矛，说：“明天就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他说：“萧道成对国家有大功，如果杀了他，谁还为你尽力！”刘昱这才住手。

萧道成忧愁恐惧，与尚书令袁粲、中书监褚渊密谋废黜刘昱，另立新君。袁粲说：“主上年纪还小，轻微的过失容易改正。伊尹、霍光的往事，在这末世已难实行。即使成功，最后仍无安身之地。”褚渊沉默不语。领军功曹丹阳人纪僧真对萧道成说：“现在，皇上

凶残疯狂，无人可以自保，天下百姓众望所归，不在袁粲、褚渊，明公怎么能坐待被剿灭？存亡的关键，请深思熟虑。”萧道成同意。

有人劝萧道成回广陵起兵。萧道成的大儿子萧贇正任晋熙王刘燮的长史，兼行郢州事，萧道成打算命萧贇率郢州军顺长江东下，在京口会师。萧道成派他的亲信刘僧副秘密通告其堂兄、代理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说：“很多人劝我北上据守广陵，恐怕不是长远的打算。现在秋风将起，你如果能跟垣荣祖联合，稍稍挑动胡虏，我的各种计划当可实施。”同时也告诉东海太守垣荣祖。刘善明说：“宋国将亡，无论愚蠢的人和明智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北虏如果有什么行动，反而会增加你的祸患。你的智慧韬略和英勇武功盖过当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安静地等待时机，再趁机迅猛出击，大业自然告成，不可以远离根本之地，自招灾祸。”垣荣祖也说：“领府距离宫城不过一百步，如果你全家出奔，别人怎么会不知道？如果单枪匹马，轻装前往，广陵官员万一关闭城门，拒绝接纳，下一步将逃向哪里？你只要举脚下床，马上就会有人敲宫城的城门向朝廷告发，你的大事就糟糕了。”纪僧真说：“主上虽然凶暴丧失天道，可是刘家王朝几世建立的政权还算坚固。你百口之家同时向北出奔绝不可能。即使进入广陵，天子居住深宫之中，发号施令，指控你是叛逆，你有什么办法躲避！这不是万全之策。”萧道成的族弟、镇军长史萧顺之，以及萧道成的次子、骠骑从事中郎萧嶷都认为：“皇上喜爱单独出来乱窜，在这方面下手，比较容易成功。外州起兵，很少能够成功，反而徒然比别人先受灾祸。”萧道成这才取消原计划。

越骑校尉王敬则主动暗中结交萧道成，一到夜里，王敬则就换上平民衣服，匍匐路旁，替萧道成侦察刘昱的行踪。萧道成命令王敬则秘密结交刘昱左右亲信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二十五人，他们都在宫城内殿中任职，窥探机会。

秋季，七月，丁亥（初六），夜晚，刘昱身穿便装，走到领军